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阅读·连载

## 海明威单腿写作吗

在美国,听到 Key West,很多人会立刻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海明威。美国人太崇拜海明威了。海明威最喜欢的地方,一个是法国,另一个是长得很像法国的 Key West。

海明威住的地方是很朴素的两小栋房子,一小栋房子里有餐厅、卧室和一个会客厅,另外一小栋就是他写东西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过去看文艺青年始祖海明威的传记,都说他是站着写作的,所以大家崇拜,觉得这海明威多特别,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就开始站在那儿写,写到中午,而且说得神乎其神。至于为什么他要站着写呢,说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么简练。人都有一种毛病,一旦谁成了英雄,咱们就要把各种各样的传奇包装到他身上,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我还听说过更邪乎的,说海明威是单腿站着写作,可我当时居然相信了,而且我也试过,早上起来我就单腿站着,可我单腿站着啥也写不了,更没法弹琴。所以我去海明威故居的时候,特意仔细看了看,找他站着写作的那个书桌在哪儿,看了半天并没有,那里都是正常的书桌和凳子,我还问人家,这单腿站着写作的地方在哪儿?人家都说没有那回事。海明威故居里有一个老头,我每次去都是那个老头给大家解说,他还是义务的,把海明威讲得特别特别神奇,但就连他也不承认海明威有站着写作的这种习惯。

所以我怀疑是这样的,可能海明威很年轻在巴黎的时候,估计他想要范儿,因为在巴黎大家都得要范儿,毕加索也要范儿,所以海明威就单腿站着写作,但是他到 Key West 的时候,已经上了岁数了,所以肯定是不能单腿写作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海明威故居里面待着,我觉得还是很美好的,大家如果到 Key West,一定要到海明威的小院子里徜徉一下,感受一下大师的光辉。

## 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海明威是美国人民最最崇敬的作家,也是美国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为

# 晓松奇谈海明威

◆ 高晓松

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行万里路,才能回到内心深处。且听高晓松《晓松奇谈》。

什么呢?我在这儿多说两句。其实美国的大作家有很多,福克纳,还有菲茨杰拉德,前两年有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盖茨比》,原著小说就是菲茨杰拉德写的,文笔简直优美极了,辞藻非常漂亮,大家要是练习英文写作一定要看看这本书。

海明威差不多从高中毕业开始,这世界上的战争就没有他不去的,这哥们太厉害了,真正体现了一个大作家的那种勇敢,他就是一定要去看看人类正在打的仗是什么样的,他就是典型的美国硬汉。

“一战”的时候,到处都招志愿兵,杜鲁门就是那时候被招募的,连农民都去参战了,海明威就志愿去意大利战场,但他的视力不太好,打枪的活儿干不了,就当救护车兵。后来英勇地救了一个意大利士兵,结果一个炮弹炸了两百多片弹片在他身体里,海明威一直到死,身上都带着几十片没拿出来的弹片,就是这次负重伤留下的。

西班牙内战海明威也去了,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内战全世界左翼记者全去了,说是当记者,其实都跑到前线去了,大家都觉得我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都觉得自己最光荣,海明威也是。

海明威“二战”中来过中国,听说在成都的一个省委大院里,还有一个“海明威故居”,海明威著名的《丧钟为谁而鸣》就是在成都写完的,而且海明威还带着新婚的妻子到重庆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他觉得自己代表美国媒体而来。为了让海明威帮忙正面歌颂抗战,国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待遇,不过他到处找共产党,但始终找不着。最后特别有意思,他在江边散步,突然有个荷兰女人跑过来说,大师,我受共产党的一个叫约翰·奈特的人委

托,约你明天见面。这约翰·奈特很多人都知道,是周恩来同志的英文名字,其实就是淮安话发音的周恩来。海明威特别激动,太好了,终于见着共产党了。于是第二天,这个荷兰女人带着他穿过菜市场,一路左拐右拐,又摆脱国民党的特务等,终于把海明威带到一个地下室,见到了约翰·奈特。他当时跟约翰·奈特坐下以后,就用法语交谈,两人相见甚欢,而且约翰·奈特同志给海明威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海明威后来还访问过苏联,还曾经跟着轰炸机去轰炸过德国,轰炸机还坠毁了,他又死里逃生了一次。总之,他是标准的美国人民最热爱尚武的硬汉。

海明威 14 岁就冲上拳击场被人打得红毛绿眼的,自己还特爽,他一生受伤无数,光脑震荡就十几次,做了二十来次手术,两次在报纸上看见有关自己的讣告,就是别人都以为他死了呢。写完《老人与海》,海明威感觉还是不能抒发豪情,于是从 Key West 又跑到非洲去了,到了非洲又两次坠机,死里逃生,所以大家知道他后来还有著名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就是在非洲的经历。就是这么一个传奇的人,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一个特别能作死的人,所以他真的死了的时候,JFK(肯尼迪)还给他写了一个巨长巨长的讣告。

他写的东西当然是特来劲,简短有力,尤其是《老人与海》,完全是坚定的美国精神,他在《老人与海》里写过一句被所有美国硬汉奉为座右铭的经典名句——一个男人可以被摧毁,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老人与海》其实是真事儿,当然没那么夸张,海明威确实曾经出海捕过鲨鱼,而且他亲手去拖那鲨鱼,准备拿手枪把鲨鱼打死,结果一枪打自个儿小腿上了,这哥们的眼神看

来确实不太好,然后负着伤自己徒手跟鲨鱼搏斗,书中写的这段是海明威的亲身经历。在非洲也是,坠完机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他看着报纸喝着咖啡,哈哈大笑,结果后来又坠了一回,摔得肝脏破裂,晚年他还得过肺癌和皮肤病。

另外,古巴革命海明威也去了,还跟卡斯特罗成了好朋友。后来海明威的古巴故居揭幕的时候,卡斯特罗还亲自去剪彩。所以海明威回美国后,中情局一直想要调查他,再加上他又去过苏联,FBI 还怀疑他是间谍,跟克格勃有联系,就是一通折腾他。美国到了战后的麦卡锡时代,到了开始迫害左翼作家的时代,海明威干脆就隐居起来了。

但其实海明威是非常受不了平静的生活的,你想他本来能上大学的,就为了去打仗,大学也不上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副性格,一定要在激荡的革命中,或者在离婚和结婚中,在各种各样喷溅着荷尔蒙的生活中,他才能找到自己。可见大家要想当伟大的作家,自己最起码要先撞撞墙,拿门框练练手什么的。

海明威自杀前的那些年,世界已经不是他习惯的那样了,巴黎已经再也没有当年的迷惘的一代,垮了的一代也已经过去,整个世界进入到一种对他来说肯定是特没劲的状态,冷战对所有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来说,确实是特没劲的时期,所以海明威特别颓废,最后选择了自杀。

如果你去 Key West 的海明威故居,那位义务讲解的老头肯定会告诉你,海明威就是在这张餐桌,坐在这个椅子上自杀的,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枪是怎么拿的,对着哪儿,搁嘴里还是怎么样,但实际上海明威并不是在 Key West 自杀的,他最后是在爱达荷州的家里自杀的,这是正史明文记载的。那位老解说员估计是太爱海明威了,所以在自己的脑子里编好了一个关于海明威的故事,有意思的是他还指着那餐桌说,你看这桌子上是不是还有他的痕迹,然后就真有游客趴在那桌面上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到了旅游景点千万不要听导游瞎说,大家最好还是自己事先多看会儿书。

(摘自《晓松奇谈·世界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年 1 月版)

# 上海方城

余之

## 6.愿不愿意参加读书会

杏芬说:“这倒是新鲜,你说来听听。”伯韬说:“晚清时期,上海滩的二房东就专门出租这类的小房子,有晚清文人写的打油诗,‘烂糊阿姐赖皮人,小房子借在跑马厅’,因为跑马厅一带客流量大,做得出生意。”钱伯韬滔滔不绝,三位女人听得兴起,黄国杰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一门心思摸牌出牌,趁女人们不备之际,摸了副大牌——天牌,十三只牌竖起来便一副“和”牌。国杰大呼一声:“天和!”一只大手掌拍得檀香红木桌一声巨响,把睡在里屋的小国宝“哇”的一声惊醒了。“要死!”几个人一齐发声都立时跳了起来……国宝是黄国杰的根,是“皇宫”的熊猫,正因为这一点,楼里的女人们也是将国宝当作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样看待的,在杏芬的心目中,这个国宝如同己出,自己不会产子,只得默认了梅香,认定梅香是自己的替身。梅香也正是有了小国宝,她是一颗早年青春、浪漫、一度澎湃的心也就安定了许多,有了某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在生活处于窘迫、无奈、走投无路状态下的喘息,是一颗曾经躁动的心被迫的安顿。

青春时期的梅香决不是这样的。她并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过这样的生活。梅香自小很有理想,特别是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年代,她一度也曾想投入到抗日的滚滚洪流中去。十九岁那年,她考取上海沪江大学,在大学里她是一个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出壁报、演话剧,凡学校里有关抗日的进步学生活动她都积极参加,外加上梅香人长得漂亮,有亲和力,在学生中间有“校花”的美誉。在她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批热情有加的男生。时间一长,在学生中也传出了一些有关梅香的爱情故事。学生会主席柳叶,同学们都称他为“长腿”就与梅香传出了一段爱情故事。

这是梅香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爱情,也是她的人生中最为珍贵的初恋。柳叶是上海人,他父亲年轻时在上海法租界办进步刊物《呼声》,主张抗日。其父朋辈中有

开书店的,他从小由父亲带着出入于这些父辈们开的书店,这些书店大都出售些进步书刊。柳叶的思想倾向与对文学的爱好与梅香十分投合,无形之中,梅香成了柳叶的助手。柳叶不仅是个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的一表人才同时也博得了学校里许多女生的青睐。而柳叶的目光似乎只专注于梅香。他与梅香之间有一圈悬而又悬的脑磁场,相互吸引。学校年终联欢举行舞会,许多女生争着要和柳叶跳舞,而梅香却静静地坐在一边,无动于衷,这个柳叶却偏偏要去邀梅香跳舞。在柳叶看来,梅香那一身并不十分显眼的淡青色底色的白花旗袍比起其他女同学大红的、紫色花朵的裙子都好看,而梅香的每一个笑靥都好像是对他深藏着无限深意似的。

那一次大学的周末舞会上,几位女同学起哄一定要学生会主席柳叶邀梅香跳舞。他绅士般地邀请梅香入场,体面地搂着她的腰,两眼相对,含情脉脉……在舒缓轻曼的音乐声中,柳叶问梅香:“愿不愿意参加读书会?”梅香反问他:“你参加吗?”柳叶说:“这个读书会是我组织的,我当然是会员喽。”梅香故意问柳叶:“那你想不想我参加呢?”柳叶说:“关键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如果你征求我意见,那我当然希望你参加喽,你看,我们俩有了这么长时间也算是默契的吧?”梅香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柳叶说:“那你算是同意了?”梅香说:“读书会是你组织的,那读书会叫什么名字呢?既然是学校里的读书会怎么大家不知道呢?跳舞场上神秘兮兮地贴着我耳朵说,好像是单线联系似的。”梅香这么发问是给了柳叶一军,但柳叶早已早有思想准备,他就是要发展像梅香这样的热血青年到他所在的组织中来。“我们的读书会名字叫‘少共青年读书会’,我们所读的书,什么时候活动都是秘密的。”柳叶说完只是细微地注视着梅香的脸部变化。梅香并不吃惊,只是故意发问:“少共?少共不是布尔什维克吗?”柳叶说:“你知道布尔什维克?”梅香说:“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校刊上介绍苏俄的文章有好几篇还是我推荐的,你忘了?”柳叶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一股劲地笑。梅香推荐苏俄的文章,柳叶怎么不知道呢,正是柳叶看到了梅香心里的那团热烈的火,以及她的向往进步的热情,他才有把握地拉她进读书会来的。

## 19.实践出真知

常若雨有些焦急了,她猜想是因为这些零食没有第一个来买的人,所以后面的人也不敢来买。她发动了一切能发动的朋友,让他们来拍她的零食,以进价卖给他们。当陆续有两三个朋友来买了之后,果然真正的客户出现了。

但是还没等常若雨高兴两天,客户又都绝迹了,没办法又让方亮来拍了很多,评价中说了很多好吃之类的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有客人来买零食了。然而几天后,她的店铺又静悄悄的了。

“怎么回事啊?”她在 QQ 视频里冲着方亮嚷嚷着,“为什么没有人来买?”“要是好卖的话我早就卖了,早跟你说了不行了。”“可是我看到的卖家卖零食都卖疯了呀。”

“我的大小姐,什么东西都有卖得好的和卖得不好的。可能人家做得早,信誉早就堆上去了,已经形成了气候;也可能人家的零食卖得又好吃又便宜,都是靠回头客来支撑的;还有可能人家的八字就和零食合拍。”说到这里,方亮哈哈大笑起来。

“你还笑?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些个原因说出来?马后炮!”“马后炮?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人吗?我早就说过了,只是没有死劝你而已。因为我知道你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不让你做,你不会甘心的。好在进货并不多,卖不掉的话,你就自己吃了吧,反正女孩子就爱吃零食。”视频中方亮含笑的目光中倾注了对她的喜爱和宽容的温情,又带一点点嘲讽。

“这么多零食,我怎么吃得掉嘛。”“那就慢慢吃呗。”“可是有保质期的呀。”“那我帮你一起吃好了,我付你钱,我来买好不好?”

常若雨看他这话时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神情,不由恨恨地说,“看起来你很高兴嘛,是不是在幸灾乐祸?”“我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用我的钱买了一大堆不爱吃的零食?”

常若雨语塞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丫头,实践出真知,别灰心,还是老老实实跟着我一起卖卡券吧。”方亮的嘴角再次漾起了满足的笑意。“也许,也许也只

能这样了,但还是需要创新,不然依然不死不活。”常若雨抬起头说,“这不是我开网店的初衷。”“有志气的小姑娘,我看好你哦。”

见方亮又油腔滑调起来,常若雨气不打一处来,“别一口一声小丫头,小姑娘的,不就比我大一岁吗?”“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还要花什么心思?”“你就是典型的上海小男人的样子,安于现状。你就不想成为富二代吗?”方亮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的不生气惹得常若雨真的生气了,她“啪”地一下关掉了视频。

定了定神来到厨房,看到母亲把山药切碎,将雪白的大米淘净,放上水,要将这两样东西慢慢熬成黏稠的山药粥。

“又烧山药粥啊?”“山药粥养胃,你每天都喝一碗,胃病就好了。”常若雨鼻子一酸,这阵子为了生意上的事情压力太大,思想负担过重,把胃给搞坏了。母亲不让吃药,说是药三分毒,每天不厌其烦地为她熬制山药粥,这世界上除了母亲会对她这么好,还有谁会对她这样上心?她想到刚开始为了零食卖不掉的事情,她急得嘴边起了一串燎泡,母亲一个菜场一个菜场地跑,为她买芦根烧水喝。

常若雨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头也不抬,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觉得母亲已经露出衰老的样子。是因为我这么不让她省心的女儿吗?想到这里,常若雨吓了一跳,对母亲有说不出的愧疚。她想她将来一定要好好孝敬妈妈。

她来到那间堆放着各类台湾零食的房间里,随手开了一罐豆子,嚼了几下,真心不好吃啊,难怪卖不掉。她又拆开一包蜜饯,味道还可以,但还没有到好吃得放不下手的地步。竞争太激烈,她的零食没有优势。

常若雨回到自己的房间,又开始研究起了网站上各种各样的信息。

常若雨振奋了一下精神,要做事情就得带着一种新鲜的、热情洋溢的状态来迎接每一天的日子。此时,妈妈端着烧好的山药粥走了进来。

#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寒

